

尹文子  
鷓冠子

慎子  
鬼谷子

尹文子一

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為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山陽仲長氏撰定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群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員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得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微終微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員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員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

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使群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

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疎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侈好臆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臆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孽督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

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者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名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儒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

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是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不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愚非能愚而智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

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啗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怒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愚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怒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臣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伎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問境不驚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治必爲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軼之比及數年民之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

則亂是治亂屬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建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愚物不疏已親踈係乎勢利不係於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科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闢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飢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忌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如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二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

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  
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  
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  
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  
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鄒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  
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  
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  
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  
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欺之乎曰然  
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  
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  
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  
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  
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王也以告鄰人  
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  
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王明  
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  
徼過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  
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  
立敢賀玉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

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  
賜獻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  
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  
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  
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  
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  
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  
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不以楚人戰於泓  
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  
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  
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執襄公立公孫無知召  
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  
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  
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徼夷  
吾以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  
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  
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  
則不知己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  
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  
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

則人所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形以威之賞以勤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垂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疆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

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疆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勝少子孫疏宗疆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脩理疆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入而後疆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執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疆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榮



衆疆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榮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榮惑者曰鬼神誠不受榮惑此充佞辨之巧靡不入也夫安辨者雖不能榮惑鬼神榮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繁之奪未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疆取疆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

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則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已非理也己能出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感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偷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計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大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王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今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賈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

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敵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怨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賂於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

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役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慎子內外

篇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江陰繆氏蕩香籀寫本

戰國趙人慎 劉撰

明 吳人慎懋賞校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闕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已也則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

事者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實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何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之心也夫授鉤以分財授策以分馬非鉤策高均也使得美者不知可

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故者適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明君執事分理由慧定鼎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干時愛不得犯法責不得輸親祿不得輸位慧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時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不厚祿者不與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高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蓄之無能取去焉是故必執於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大君者不擇其下故是不擇其下則為下易矣易為下則莫不容容故多下多下謂之太上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

下則是代下負任憂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不欺與君爭善以先君矣皆稱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不贈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聽下則勞勞則有僥倖則衰衰則復近於人不贈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可不察也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羣妻疑立嫡子不使庶孽疑則兩勤勤則兩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而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夫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今一免走百人逐之非一免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由未定先且屈力而况眾人乎積免在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梃君心出然則受

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鉤非以策鉤為過於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法之所以加各以分蒙賞罰而無望於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飛龍乘雲騰地遊霧雲霧霧而龍地與蟻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屈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免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禁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勢弱而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免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今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屈賢者也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重者則下侵上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甚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免舜誅而不怒及至三五隨

時制法各適其用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  
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侵法者百姓也以死守  
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  
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晉是皆忠臣孝  
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孝子不  
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藏甲之國必有兵適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寇  
起明主之征也諫其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奪其財也  
故曰戰者憚驚之也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  
矣

富之勝貧強之勝弱眾之勝寡安之勝危必也然而貧  
生於富弱生於強寡生於眾危生於安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至於易則吾心陰陽  
消息之理備焉昔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  
鳥獸之文與土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易六爻作  
上下篇孔子為之彖象繫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  
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仲尼之學易也沒身而已  
夫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

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黨不得治  
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不能  
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  
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

眾賢而已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  
貴之教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  
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謀博乎道術者乎  
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教之

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故古者聖王之  
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  
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

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  
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者也欲其事之成故可使治國者

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  
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蚤  
朝晏退聽徹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以正賢者之長  
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  
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樹  
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當是時以德就  
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民無

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吾言之謂也故古者光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患不生則由得士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至於治國家則不使賢者能者在於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專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賊守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强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廟廊之材非一木之枝孤白之裘非一狐之腋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故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勳是以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道尊臣福臻雖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親也故用賞貴信用罰貴必賞信罰必于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驩驩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民富則治易民貧則治難民富則重家重家則安鄉安鄉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輕家輕家則危鄉危鄉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為國之道在富民而已矣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賤而不可不同者眾也罰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慘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不勸者農也危而不可不備者財也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耳所謂富貴者



是於物曰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  
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闈達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豈不  
以戴尋轡啞車馬仗旌旗鉞故謂之公侯邪不飾之  
以袞冕宮闈羽葆警蹕尋轡車馬鉞又何有乎帝王  
公侯哉夫袞冕羽葆警蹕鉞旌旗車馬皆物也物足  
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滿以足物  
者為富貴無物者為貧賤於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  
樂者無所不至矣是故明王知其然操二柄以取之二  
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使人臣雖有智敏  
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  
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措鈞石使高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整鬚辨矣聖  
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  
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孔子謂子卜子曰高汝知君之為君也卜子曰魚失水  
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變赤子者不慢其保絕險者  
不慢其御為天下者不慢其民

環淵問曰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何以備之慎  
子曰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  
多發政以清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幣而外務輸山林

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  
成魚鼈之長不麝不卵以成鳥獸之長凡土地之間者  
皆可裁之以為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阜  
苦咸賴其生山以逐其材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  
利高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  
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  
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智  
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  
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者不敢  
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

君子耻不脩不耻見汙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耻不  
耻不見用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  
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  
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

天地大矣不誠不能化萬物聖人知矣不誠不能化萬  
民父子親矣不誠則疎君臣尊矣不誠則卑

與天下于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為惠而克齊無德色取  
天下于人大懼也潔潔者以為污而湯武無愧容惟其